

灯下书

钱基博学谱中的“另类学问”

| 安健文 |

钱基博、钱锺书父子是无锡的骄傲，是两座文化昆仑。钱基博被称为国学大师，他是著名古文家、文史学家，他的众多著述中，“两史”尤为著称，即《中国文学史》与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。钱基博的才学是多方面的，但许多人却忽略了他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成就与贡献。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《版本通义》，是其学术谱系中的“另类学问”，区区几万字，不足其著述总数之百一，然则不可或缺。

版本目录学渊远流长，从汉宋至清代延续不断，所取得的成就及著述，都是有关版本目录方面的读书札记与古籍题跋，如钱遵王《读书敏求记》、黄丕烈《菴圃藏书题识》、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等皆是。却并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阐述版本目录学原旨的书籍。在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附录的“清代著述诸家”中，只有经学家、史学家、理学家、小学家、校勘学家、金石学家等，并没有版本目录学家。在清代，版本与目录，仅是古籍校讎中的名词，并非学术门类与学科的名词。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，也都没有提及版本目录学，而是将相关版本目录研究归类于校勘学之中。

将版本目录学作为学科来定义与阐述，始于近现代，是民国年间现代教学体系拓展的成果。而钱基博的《版本通义》则是版本这一学科的发轫之作，具有拓展性的著述。《版本通义》成书于1930年，1931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收入《万有文库》丛书中。书中首次提出了“版本之学”的概念，将其从清代校勘学中抽取出来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来阐述。其时，钱基博正在无锡国专与上海光华大学执教。他在无锡国专开设了目录学，以及章学诚的《校讎通义》等课目，虽然没有开设版本学，但他已在教学之余有了新的思索，《版本通义》正是此结晶。钱基博对清代乾嘉学者章学诚的学识颇为服膺，《版本通义》一书，亦援引于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《校讎通义》书名之例。

钱基博《版本通义》出版的同一年，还发生了一件古籍版本界的大事，那年元旦，中国科学社在上海举办了一届规模宏大的书籍版本展览会，国立中央研究院、北平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、江苏国学图书馆、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有正书局、铁琴铜剑楼、嘉业堂、涵芬楼等公共图书馆与私人藏书楼，以及徐积余、董绶经、张菊生、叶誉虎、黄宾虹、吴湖帆、丁福保等藏书家，纷纷拿出了隋唐写经抄本，以及宋元明清古籍的各种版本参与展览。展品中还包部分欧洲古代版本与抄本。这次展览影响很大，部分外国驻华人员也参加了展览。蔡元培在开幕式上致词，并为展览纪念刊《中国版

本略说》题签。

公元1931年，上海书籍版本展览会的举办与钱基博《版本通义》出版。由此，可将这一年视为现代版本学的元年。

我最初浏览钱基博《版本通义》，多少带有几分私心，因为他在书中对我的先祖安国刻印铜活字书籍的功绩多处着墨彰显，评价甚高。作为胶山安氏后裔，私心颇喜，故爱读此书，尤其喜读其言：“明以来，活字版盛行。出于吾无锡安国家，流传最广，为世珍秘，其次华氏……然华氏所刻书，不如安国之精。”我在写作相关文章中屡次引用此语。

《版本通义》，此书区区几万字，内容与取材并不丰赡，但其明宗旨，重义理，打破了前人读书札记式的重例证而轻旨义的习性。清代学者洪亮吉把藏书家分为几个等次：即考订家、校讎家、收藏家、鉴赏家、掠贩家。他把著名版本学家黄丕烈视为鉴赏家，仅高于掠贩家，此论有失公允，但似乎也有几分道理。

钱基博与洪亮吉有相同的学术观念，亦是重校讎，轻鉴赏，尤其对晚近藏书家的“佞宋主义”颇为不屑。如陆心源的“皕宋楼”、袁寒云的“百宋书藏”等即是。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中说：“私家之藏，自宋元表遂初堂、明毛晋汲古阁，及康、雍、乾、嘉以来各藏书家，断断(yín)于宋元旧钞，是为板本之学。”然钱基博对此将宋元旧钞，视为版本学之重点，并不赞同，他指出：“版本之学，其始以精校讎，其蔽流为骨董。”他认为“版本之学，大用在讎校”，这是版本学之精义所在。而不是将古籍当成古董来欣赏。

当然，从现在的眼界来审视，钱基博《版本通义》也有不足之处，学术架构不够完备，摘引叶氏《书林清话》条例略多。当然要跳出白窠，另辟新意，确实不易。但其现代版本学的创始之功，是值得肯定的。

钱基博另有一部目录学著作《古籍举要》，原名《后东塾读书记》。清代学者陈澧书斋名“东塾”，钱基博取书斋名“后东塾”。以示敬慕。此书写毕于1930年，与《版本通义》同年写成。钱基博写此书的由来：“长夏无事，课从子锺汉读番禺陈澧兰甫《东塾读书记》，时有申论，随记成册。其中有相发者，有相难者，每卷得如干事，尽四十五日之力论事。”他还说：此书“以与陈《记》，合之则互为经纬，而分之则各成篇章”。于是乎，书商闻其言而行之，当年世界书局便将陈澧《东塾读书记》与钱基博《后东塾读书记》合为一集出版。

《古籍举要》，属于提要类目录学，自清代《四库提要》开风尚后，此类著述，风行一时。钱氏《古籍举要》，亦是此中翘楚。

钱基博犹如一座挖不尽的文化宝藏……

吴风越雨

江南的雪

| 辛禾文 |

江南也下雪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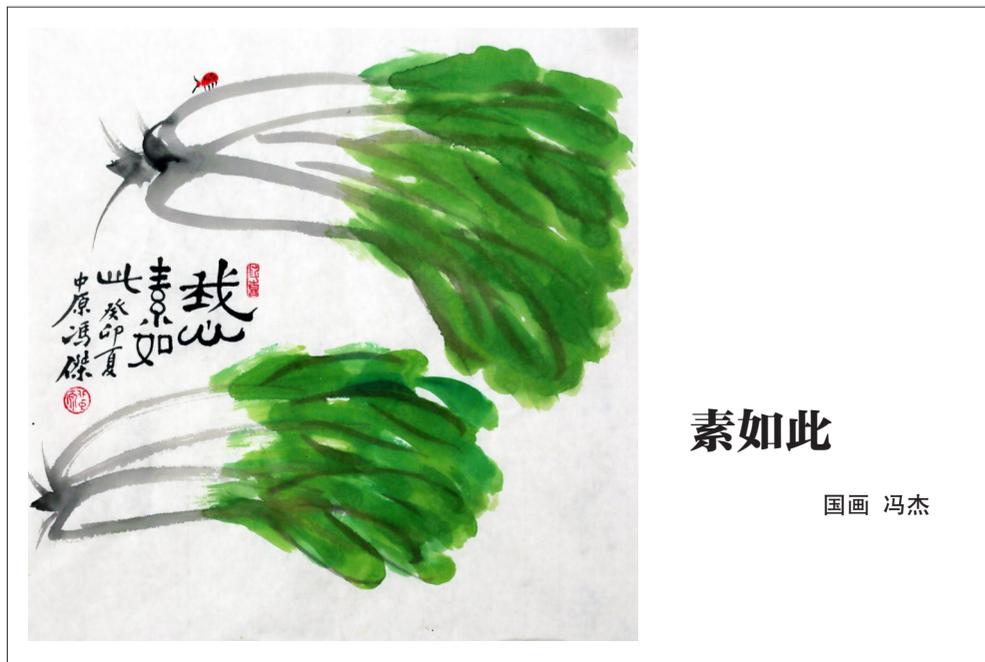
这是江南遇到的第一场雪。往年的冬日，仅是偶尔下点雪星星，随即被江南湿润的暖流化为雨了。今年可不同，说是有大暴雪，我半信半疑，上午还艳阳高照，午后，太阳却渐渐躲了起来。一刹那，天阴沉沉的，垂着脸，颇有几分煞气，让人顿感惶恐起来。不一会，果真下了点雪星星。随后，漫天大雪飘了起来，絮片状落下，像鹅毛般飞扬，体态轻盈而雍容，像儿时弹棉花的飞絮。风是静止的，雪花飞到哪里，就停在哪里，不经意的，落在枯枝老藤上，黑白分明，简洁而美丽，像儿时的记忆。江南的雪，像诗，润润的，欣欣然，或左或右，或疾或缓。飞累了，落在脸颊上，没等你触摸，就融化了，都说南方的雪像纤弱的少女，红颜薄命，没来得及欣赏就不见了。江南的雪也像梦，一会儿工夫，就编织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，让一切一切的美丑善恶都掩盖了，清纯而明净，朦朦胧胧，美轮美奂，只能感悟……

当然，江南的雪是滋润的，艳丽的。一想到鲁迅笔下的《雪》：“……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，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，是极壮健处子的皮肤……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。”我记不清完整的段落，只记得江南的雪，蕴藏着精灵和生机，是雨的升华。那晶莹的花瓣，让人沉醉在花一般的海洋，仿佛鲁迅先生如我一样的眺望，眺望着窗外漫天的飞雪。那飞雪恰似拂袖的仙女轻歌曼舞，像天女散花，妩媚极了。我倒没看到雪野中山茶花的开放，也不见蛰人的蜜蜂和花蝴蝶与飞舞的雪花共舞，但沁人心脾的蜡梅花的浓郁，曾经闻到。已是夜晚，俯视着穿城而过的古运河畔，白茫茫一片，一些乌篷扁舟停泊着，静悄悄的，大有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的意境；远眺小桥流水，裹着素装，宛如银色的蛟龙蜿蜒，大红灯笼闪烁着，整个蛟龙像活着的，熠熠生辉。街灯在飞雪的映衬下，也萌了起来。雪下得更大了，路上的行人渐渐少了，只见路面上忙碌的铲雪工人，仍在不停地扫雪。偶见几个红伞绿衣的行人，在极白的世界里特别显眼。院落的绿色植物也被厚重的积雪压弯了腰，有的青枝不堪重负也折了。路面都是积雪，只留下一些稀疏的、深浅不一的脚印，不一会又被飞来的积雪重新抚平。

雪，仍没停歇，我却惆怅起来。仿佛回到童年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的山村幽趣。日暮后的山村，像一幅素描山水朦朦胧胧的，印在脑海里。那一缕袅袅的炊烟和那门前草垛的积雪，是我儿时关于江南雪景的最深记忆。记得一次与家人去看望多年不见的远亲，第二天一早，一觉醒来，大雪封门，足足有半米深，后门抽着冷风，这是江南少见的积雪，让人不禁想起“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，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的冷寂；电线杆上几只孤独的麻雀四处张望，漫无目的地飞来飞去，大有“独钓寒江雪”的凄然，只有这草垛子是它们过冬最后的粮仓。只记得雪后第二天，融化的雪在屋檐下结着长长的冰吊吊，倒是一道风景，在阳光下迷离地闪烁，那是死去的雪留下最凄美的景致。雪地里，一群烂漫的孩童也顾不上脸蛋和小手被冻得通红，正玩着垒雪人、打雪仗的游戏。大人们团团围坐，架起一堆薪柴烘火，聊起家常。我却无聊之至，在院落里玩起捕捉麻雀的游戏，拿起一根竹竿，支起一个大的竹筛，竹筛下撒了一些谷物，几个小伙伴们匆忙躲到厨房的角落，牵着竹竿的细绳，一会儿聚集了一群饿极了觅食的麻雀，猛收绳索，几只麻雀即被扣在竹筛下面，这是儿时雪中最美好的记忆……

北方的雪，却与南方迥然不同。记得在东北念书，大约国庆过后即开始降雪了，先是西伯利亚的寒流来袭，接着气温骤降，野风咆哮着呼啸而来，发出“嗖嗖”的哨笛声响，大有“风潇潇兮易水寒”的慨叹。北方的雪来时凶猛，宇宙混沌，分不出天和地来，倒有几分悚然。大雪在野风的鼓噪下像泼出去的面粉，细细的、密密的，像过筛的面一般，齐刷刷地散落，层层地覆盖着，太阳一照，更像沙漠里亮晶晶的沙砾。清早隆隆的铲车像扫面似的，扫过的路基仍很干燥。有一首《北风吹》：“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……”更有毛主席的《沁园春·雪》：“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……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”的豪迈。北方的雪，更像一尊铁骨铮铮的汉子，豪迈而坚韧；而南方的雪，更像一位温婉的江南女子，袅袅娜娜，让人捉摸不透，有时昙花一现，更让人着迷和遐想……

江南的雪，终于停了，我倒可怜一角亭榭的蜡梅花是否开了？这是江南最孤独的花了，不，她是江南报春的使者……



素如此

国画 冯杰